

# 最识故乡人

## ——《最忆是故乡》序

石英

我与孙为刚同志相识三十余载，既是同行文友，又是邻县老乡。虽然我比他年长十八岁，但却从他的作品中学到了不少与胶东和烟台地区有关的知识与掌故，也就是说，至少他是早于我获得这些东西的。随便举例说，我从他的文稿中读到他去镇江，亲眼见到东吴大将“吾乃东莱黄县人”的太史慈墓，还有邻近的鲁肃墓。虽然都是荒冢，但却是货真价实的遗址，我则是在稍后几年去镇江开会才谒见的（今均已重修）。还有，我从他的文章中最早读到明末登州参将孔有德和耿仲明叛明降清后，率军攻取登州，但对莱州却久攻不克，故而有“纸糊的登州，铁打的莱州”之说。虽然此前我知道梗概，但却未通晓如此细枝末节。另外对栖霞郝懿行、福山王照圆夫妇之详情，他也比我知道得更早更多……由此可见，知识的多寡高下、所知早晚与详略，并不完全取决于年龄，他早于我多于我，同样具有“师”之含义，我认为。

还有，由于为刚的引领，我还早早地到了一些地方，获得了原来未知与未尽的见识。如：他最早带我去长山岛，观看了岛上发掘的众多出土文物；最先带我参观了生于明末、至今仍在结果的国内最年长的莱阳梨树以及清初号称“南施北宋”的著名诗人宋琬之故居；第一次带我和妻子登上了招（远）黄（县）之间的罗山等，这是我铭感不忘的。

此次他出版新书《最忆是故乡》，电话中希望我能为之写序，一是出于老友之谊，二是我也很想借此叙旧，便有点破例地答应了。一般来说，写此类文章，总要说些“好话”，但我更倾向于说“实话”。如果真觉得人家哪点好，说好话也是实话，不是空说，让真货色证明其真正的价值。言及此，我不由得想起，许多年前读作家周立波所译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，小说中有个人物达维多夫是苏维埃政府派下来的工作人员，他有一句口头禅“事实如此”，动不动就冒出这句话。多少年过去，许多东西都忘记了，但这几个字还时不时地从我脑海里蹦出来。我想，不论是自己还是别人，只要真的是“事实如此”，就不妨直言，也许对大家或多或少有点益处。

为刚的这本大书谓之《最忆是故乡》，上下两册，上册招远是他的出生地、成长地，约三十一年，下册烟台是他的工作之所，约四十年。其实这只是个基本的概念：譬如他在烟台工作时，据我所知，也经常回老家招远，主要是去探望老母和亲人。总的说来，他的足迹主要还是在金城与港城之间穿梭。几十年间，阅遍人世沧桑，亲历了许多人和事，感受多多，记忆多多。为刚人勤笔勤，对一些有意义、有意思的片段，往往诉之于文字，成为他生命的记录，人生道路上的标识，社会生活闪光的投影，乃至历史留言簿上拭擦不去的页面。所有这一切，有的是他能预料到的，有的则未预料到其估量不透的价值，但不论有多少事、多少人，较大的篇幅汇集到一起，总要有条主线甚至是几条贯穿交错，提挈组合成一个有机

而非散乱的整体。

首先，我读出来的一条主线就是贯穿其中的人间正气。当然，它主要不是靠宣言，而是通过丰富动人的事和人展现与渗透出来的。

所谓人间正气，凡是秉天地间的真纯，滤心灵中之精华，古往今来皆与邪恶污秽相对，表现出仁人志士之义举，但这一切并非为杰出人物所专属，任何一名普通人只要胸怀正气，同样能够发光。在这方面，为刚笔下的例子不胜枚举，说服力极为充分。如上册中写了一个极小概率却极有代表性的孙天福的传奇经历。他少时因家贫而北上闯“崑子”（海参崴）当童工，后又与伙伴们远徙彼得堡务工。当时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内外交困，但他却感受到了公正、平等。在这当中，他不止一次听到列宁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，领略了这位人民领袖的风采。二十岁左右他返回中国回到故乡，看到的仍是满目疮痍，他的村庄因离县城很近，受到日伪等的残害也最惨重，他自家的生活可谓苦不堪言。幸而日寇投降，家乡解放，他也过上了“人”的日子，当年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，终于被发展为本村的第一位共产党员，并相继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，直到1965年因病辞世初心未变。去世前他还默唱《国际歌》的俄语旋律，足见革命的“基因”和焕发出的人间正气是与生命同在的。还有，他的弟弟孙天胜，作为本村支前大军的骨干成员，转战沂蒙战场，出生入死。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是：他竟能将牺牲的本村伙伴的遗体背回了村。这需要何等惊人的毅力和勇气，又是何种神奇信念支撑着他使得目标得以实现。在本卷中，至为动人的篇章不能不转到作者自己的父母——故乡革命战争的缩影与人间正气之化身。其实，有关为刚先辈的革命事迹，我以前就听说过，只不过这次通过几篇文章更见具体：《父亲与驳壳枪》《为母则刚》《党员·党费·党旗》等，都洋溢着耿耿丹心，浩然正气。作者写出这些是对的，不能因为是自己的至亲就有所保留。谦虚是好的，“太谦虚”则不必要，因为这有违于我上面强调的“事实如此”的基本原则。

这种充满着人间正气的篇章，在下册的篇章中也能信手拈来，如铺水盖浪的捕鱼人、孤独寂寞的灯塔看守人、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潜水员等，无不感人至深。

书中另一条基线也是非常强劲的，这就是几乎无处不在的乡情、亲情、友情、人与自然之情等。感恩情结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一。我从为刚之文中能够丝丝缕缕地读到。即使写的是别人，也是经过他的心浸润过的，因此，读起来会觉得分外细腻、分外入微。如他写到女作家冰心对童年时在烟台金沟寨的感情，在同类文章中更觉得深切。我早年曾听冰心说烟台对海边叫“海沿”（“沿”为儿化，去声），说明数十年后她仍然记得很真切（贵在真切）。为刚在写当代著名作家峻青时，说他自己“患了严重的‘思乡病’”，这也是颇为精辟的点睛之笔。又如他回忆民俗专家、作家山曼生前

为《烟台日报》民俗专栏供稿时敬业、认真的种种事情，透射出多方的情愫。为刚在写景时也自有不同之处：视景如友，不啻亲人，所以我说他的感恩还包括对大自然的施恩之情。

无论是上册还是下册，有关民俗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篇幅。这同样不应视为小摆设，而是一种文化延伸和人生中丰富的况味。为刚在写这类文章时，一向不是为猎奇，而是倾情于各自的“味道”，我觉得这是抓住了本质。他即使是写带有戏耍意味的民俗，我也注意到，不是表面上的欢天喜地，而是有很多寓意和弦外之音。它们既是人生的组成部分，又有喜怒哀乐、人生百味、世事沧桑，甚至变故多舛。我读为刚忆旧之作，常能隐隐感知一种悲悯情怀，与我产生共鸣。这种情愫，可能有点沉重，却不能因其沉重而回避，因为它真实而深刻。我曾写过这样的文字：“世上除极少的绝对幸运儿之外，一生中不可能没有一点忧伤与无奈，乃至百折而少顺遂。”对此结论，我至今亦无变更。

借此机会，我还想谈谈我所感知的为刚为文之道和行文特色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：多年来他在做报纸编辑与记者工作之余，非常爱好文学写作，写了，自然也尽可能得以发表，合适时如能结集成书当然也是一种惬意的“小结”。如此，心情上肯定也会比较充实。多年来，我觉得他已获得稳健扎实又相当可观的业绩，但他的追求是与他的价值观和性格相匹配的，从未见他热衷于去做那些“超额”名利的“功课”，好像他也自觉意识到那些东西本来就与自己无缘。

为刚的行文特点，给我的印象也是深刻的，跟他的为文之道十分相近。他从不追求那种大轰大嗡就怕别人不知道的“风格”，而是扎扎实实随性运笔。苍天不负真心人，多年来的历练，为刚不屑于做“平妥”或“板正”的文字匠，而是在扎实中有所突破，在纯朴中见练达，在正道中有洒脱，在文质中寓智慧。他从不故作幽默，但读来却觉得有趣；他从不生硬填塞“学识”，却懂得让别人有所启悟、有所获得这个道理，在他的文章中最不乏使人觉得有新鲜感的“实货”。总之，他的文笔有“记者笔法”之所长。

从我为他的新书作序，到现在写这篇文章，从尚属盛年（至少当时还未进入老境）到今天年届九旬，读他每本书稿的文字都能有某些新的感觉，足见他从未停下脚步，而是保持着有所发现、有所前进的态势。看来，年龄的增长也不是都能对人大脑发出“立定”的口令。

以上序文所言，有点拉杂，不当之处，祈请为刚同志和诸方家指正。



### 黄海书评

本报与黄海数字出版社主办  
传统出版 游戏出版 有声读物  
设计策划 古旧书的数字化 版权代理

书讯

## 难忘故乡 记住乡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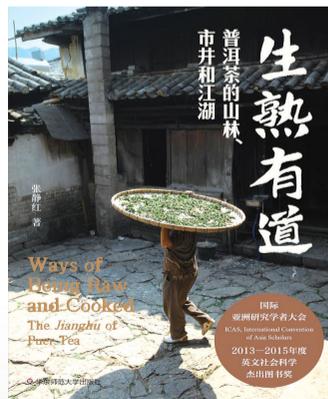
孙为刚著《最忆是故乡》出版发行



本报讯(YMG全媒体记者)近日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烟台日报社高级记者孙为刚著——《最忆是故乡》由黄海数字出版社出版。全书60万字，分上（招远——生我养我的地方）、下（烟台——我的第二故乡）两册，收录了作者记者生涯40年关于故乡的文稿180余篇。著名作家、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石英先生作序，著名书法家、美术评论家杨悦浦先生题写书名。

对故土的眷恋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。具体而言，每个人的乡愁又有不同的内涵。今年是作者从事记者生涯40年，曾经撰写过的关于故乡的文字激起了作者难以释怀的乡愁，他从40年的文稿中遴选出关于故乡的文章180余篇，组成了这部思乡、怀乡的著作。全书分上、下两册，上册：招远——生我养我的地方，分为乡亲、乡村、乡事、乡味四个篇章；下册：烟台——我的第二故乡，分为烟台人、烟台事、烟台景、烟台味四个篇章。正如著名作家石英在序中所言：“为刚人勤笔勤，对一些有意义、有意思的片段，往往诉诸文字，成为他生命的记录，人生道路上的标识，社会生活闪光的投影，乃至历史留言簿上拭擦不去的页面。”在行文风格上，全书一如作者以往的风格，“在扎实中有突破，在纯朴中见练达。在正道中有洒脱，在文质中寓智慧。”

新书架



书名：生熟有道

作者：张静红

出版单位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该书通过对普洱茶采收、加工、交易和消费空间的追踪、关注，描述了普洱茶从一种家庭手工制品到一种重要产业的过程。在这一转变过程中，读者将进入普洱茶江湖中人的生活 and 戏剧化冲突之中，感受他们周旋在多方力量下的坚韧。

作者简介：

石英，东莱黄县（今龙口市）人，著名作家，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，曾任《散文》月刊主编、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，出版《吉鸿昌》《文明地狱》等传记文学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70余部，约1500万字。